

子書三十二種

題王宜之

B 2
1

管子卷第十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內言九

按此或是
轉附朝之
誤也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游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謂也南游故司馬正令之為先王之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原舉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秋出補

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成尚有不足者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功空費糧食如此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

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謂其法可寶也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

出言門庭千里必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萬方輻奏生盡則鴻毛不

應故曰無翼而飛無根而固者情也故曰無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振故曰無方而富也莫知生所在

故曰無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當固物情謹聲教此謂道之榮道而光榮桓公退再拜請若此言也若順

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不舉故曰重任塗之畏者莫如口口主故可畏也期而遠者莫如年日閒

期頭實寡故以重任行畏塗至遠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

味動靜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變也聰明當物生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以

養其御正六氣之變即好惡喜怒哀樂禁止聲色之淫所以成邪行亡乎體違言不存口體無邪行靜然定

生聖也欲靜則生定仁從中出義從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

為名利則仁故不代王之王者非仁也義故七十而致政老者耳非義也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

物物謂名道德當身故不以物惑利之物能惑哉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無懼意道德為量南面聽天下而

無驕色何驕之有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主所以謂德者不動而疾德必貫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牖不為而

成無為不為不召而至是德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故曰不動然四時

按云周旋
也

管子

卷第十

戒

育文書局石印

君不動政令陳下而萬功成君亦常無為故曰不動然政令陳列而下故萬物成也心不動使四肢耳目而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目自心

使萬物莫不得其情也寡交多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寡交而親多寡事成功謂之知用以其知用故能寡交而親多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

知道以其知道故能聞一言而得物實也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以多言為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脩

者故必有邪行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故為仁祖忠信者父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內不考孝弟仁言不外不正忠信言不

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既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廩所以盛米

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施弓脫鈇鈇所以而迎之曰今天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

翼以通其意於天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二子不能為用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

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天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斂焉人患死而上急刑焉如此

而又近有色親治容而遠有德疏賢容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不飛雖用翼無益不濟雖

設故曰其桓公蹙然逡遁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

薄斂焉則人不患飢矣人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

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援綏而乘自御管仲為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

謂里尉也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

之先祖謂陳其所言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矣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雖臣言必君

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為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獎老弱犯罪者無即刑之必三宥而後罰也

也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布謂錢也即其物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獮祭魚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

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以積成封可用煮鹽者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為長五年始興車

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始興車

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始興車

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伐之始興車

按此言己
不事人未
嘗得人布
織而衣猶
君不下小
國故諸侯
不至也竟
者或有不
審致諸侯
之道耶

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饋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諸子謂宮人蓋不出從乎君將有行

諸子內官之號君將有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

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饋君非有內憂也妾

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謂能知我謀也 吾是以語女

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奈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 為猶與也言

之中未嘗得出與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宮中既少織紵之事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

人相持而接對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 管仲寢疾

思其不審之事明曰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合聖人之言也令君行之

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

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

也好善而惡惡已甚惡惡人太甚 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

而下問好上識謂好 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

生勝己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之則事鍾於

心故不服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

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

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易顯此皆自有主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

政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矚已乎

矚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實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

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超絕之材無人能過其對曰

鮑叔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誡不能為國以實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 不能以國誡甯戚之為人能事而不

地圖

育文書局石印

按臣仲自謂也言江
諸近楚必
善使楚知
歸二國於
楚使楚知
服已而不
伐若齊私
楚為齊私
國楚必不
之齊不救
固不可若
救則遠興
師旅而致
亂矣

能以足息竊威善於農植貪於積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尚不能默凡此四子皆矜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國不寧也

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己者明其可乎明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噴然

而數曰天之生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言朋亦將隨己早亡不得久理齊政故管仲曰夫江黃之哀歎也以先知未然夷吾所以稱聖也

國近於楚為臣死乎二國既近於楚必臣於楚豈為齊臣而死乎君必歸之楚而寄之楚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則君不歸楚必私之

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一為不救則桓公曰諾管仲又不可救此救彼不臣則構怨矣故曰亂自此始

言曰東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牙言其殘忍同於狗矣假謂以水連狗取聲為義即國家也言易牙終能亡國滅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

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噉噉旦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當嗣君之位今奔而事齊則所望不

只千乘也其意必得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齊國然後稱所望也

至於是不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更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

公犇宋宋襄公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輟之險調路形若輟而又輟曲綴濫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泛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陸陵

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其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覆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

種藝殖調田可播殖者也必盡知之凡此皆兵主所當知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藏謂包藏在心然後可以行軍龍鬣舉錯知先後不

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人之眾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形調兵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

如如意故主兵必參具者也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明謂之參具故將出令發士期有日數矣宿定所征

伐之國宿猶先也使羣臣大吏父兄便辟左右不能議成敗人主之任也於心故其臣不能議論功勞行賞罰不敢

蔽賢不致蔽賢能有私行用貨財供給軍之求索言相室或用私財供軍所求若實嬰李牧之為也使百吏肅敬不敢懈怠行邪以待君之

令相室之任也繕器械選練士為教服設教令使士服習連什伍使其什伍各相鈎連有所統屬徧知天下審御機數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大疆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參詳疆弱之中自致於無患也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殺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

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變道正者不安

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去亡必搆鄰來伐故有外難也羣臣朋黨則宜有

內亂羣臣朋黨則狗變為虎羣臣因是生故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

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

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暴必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上侵故國亂故凡

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耀威示威能驚敵使懼如一至敵國三至當一軍師之三至可當一軍之用三軍當一戰軍之三用可成一戰之功故

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傾國一戰能盡累代之功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

自勝者也交刃接兵必卒喪刃折貨財空耗雖未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主人食子爨骸攻者

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雖未攻先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夢其數不出於計己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

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地利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

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謀也不得其心則叛亡至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

之自毀者也得眾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故與獨行同實也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

伐者同實伐謂無甲畢衣者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

以待即上
意注非
當待字為

有故莫知其將至也既不先覘以潛覺所以不知其將至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必潛而近故不去而不可止敵
人雖眾不能止去既不可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有所待而治其道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
所道強也而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而未必能強也必知強之數然後能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
然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器富國有事強國有數勝國有
理制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短語四

為人君者脩官上之道而不言其君在眾官之上但脩此官上之道而已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

外比謂校次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者疑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而上不能匡則百姓

之與間間謂隔礙不通也人心有疑君不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木為標有所告示也既使舉於

是故能象其道於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法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

足以脩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言相希准以為法也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參表謂立表所

吏嗇夫任事吏嗇夫謂檢束羣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人嗇夫任教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教在百姓論在不撓謂百姓有不從教論其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如此則人嗇夫之事究矣吏嗇夫盡

有嘗程事律嘗程也程准也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為正辟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

正不曲從如此則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則雖有敦惡忠信者不得善也人嗇夫之

人皆忠信故無有獨得善者也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吏嗇夫之律既成人皆懼法不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為人君

者因其業謂因人嗇夫之事而稽之以度又以此國之法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之厚而民不

慕也善者不致橫慕有過者罰之以廢亡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

君臣

育文書局石印

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此唯上有明法而下有常事也 天有常象懸象著明地有

常形山澤通氣人有常禮尊君父卑臣子其儀不易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人君無官兼統眾

職各司其職之司存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何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

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

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

節義禮成形成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

工愿則上下體上下各得其體也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三族謂農工商也言因上下有體夫為人君者

廢德於人者也德廢人以為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君臣者仰而生為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量其功之多少制祿為

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設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則

儉儉生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是故道德

出於君德從制令傳於相相傳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者也胥視也視令而是故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業程於君也君臣力事君故言下力上君言下於

於君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

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接也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此明公道而

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謀知其德然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下之事也為

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為人臣者上共專於土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從

專上之權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

道也謂用下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君為元首臣為百僚是故知善人

績曰此言
臣尊君職
供其事令

君也知善則謀慮深遠身善人役也身善則財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君身善則不公矣

不忍於刑不公則不識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

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

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

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得人則福多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不勝任則敗廣而國

未嘗多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

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心身立而民化德正

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矯預也矯偽也上預下

下及上之事謂之勝下預上事則威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行近有土主民者失

其紀也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軌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

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之所以為公者乃是私也名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

無積乎既久行私而不知則是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

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君意委曲隨於女謂若食之國無常法則

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權婦人既

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引於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女寵既隆又挾大臣之助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

徵也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

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八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王位正衣服繢纁繢纁古則君體法而立矣

使矣橫謂糾察之官得八罪者朝有定度衡儀以尊王位正衣服繢纁繢纁古則君體法而立矣

體也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文而為常習明而且久積犯俗離教者眾共姦之

眾以難教為姦而罪之也則為上者佚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母下聽其上弟

聽其兄此至順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量衡也綽古准字准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

軌此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也眾皆從順而有獨逆者眾皆從正姦偽之人無所伏

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

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是故咸一言者君也謂正歲之朝時省

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脩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

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謂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侍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眾官

相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賢義美匡請所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而君發其明

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曹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明府之法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君之路

三階要謂百吏之目也是以上有餘日故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故能勝任時令不淫而百姓肅給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

下有分職也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

道理故言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

不敢殺也不敢殺夫道者虛設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入亡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

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家故重道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

道君之也道可為君王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具

所欲者能得諸民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

民故姦偽省如治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廢置之由工若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於雖有惠

將殺之嚴威不能振謂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間也

振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私利何為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

之制無踰於民因人所敬罰而罰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

君思下流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與人之官而不自官授人之事而不

如此者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其一方暗莫之發

故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轉可否相濟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

性而發於眾心之所聚聚謂同是以令出而不稽稽留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民為一體以百姓

故曰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一國同一意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

外聽而不聞耳聽有聞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

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見也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

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以事者必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

不至謂知君之短長及若量能而授官人授人官者亦擇其可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

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一

- 君臣下第三十一
- 小稱第三十二
- 四稱第三十三
-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若野獸之處以羣而於是智者詐愚疆者

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智者即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

按反復還
也言民有
所趨向則
反道
按處名物
為是這名
物為非

師之師智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賢者知道術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

師之事始見於人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人既反道故以正其善惡之物處其背理之遠則為上下

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上下既設人則生其貴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君之所以為君

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賤之禮故國都立也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禮君之所以為君

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居處既治戰勝守固則國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罰虐則下不信也今虐則

措手足故是故明君飾食飲弔傷之禮飲食謂享燕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

不信也以衣服衣服所以表貴賤也富之以國裏裏謂財貨所苞裹而藏也貴之以王禁禁令行然後知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

也天下道其道則至則君得名道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

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出令而夫婦盡

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東布之罰束謂帛也布謂錢也古一畝之賦盡

可知也賢人為之視治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治軒冕者不敢讓賞賞當其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

一家之實義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莫敢違逆若子之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

賢人不來則百姓不用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用則天下不至無邦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危君德

不危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而明君者

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而明君者

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

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騰謂凌亂至則虐騰至則北騰至則摧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則故施

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言施恩厚舍罪罰二者優厚雖非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達要淫佚別男女

則通亂隔要謂遮止之也言能止淫佚則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

按言刑罰數加於近侍故使解不能食其意比之故必誅之不能大臣之勢明侵其勢明字疑當作按威當作賢不肖而可以為朋黨有能下當有能又按爵謂前不肖之知

隱謂伏而不行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國之所民所君也民己之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所君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制之此一過也言民惡君之制民有三務不布其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力以役其上謂給上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可不明設而守固法固而之役也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尋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偽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惠也襲入也謂狡婦誘說所請既從外資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不能食其意也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故刑罰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勢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為人君者能遠讒詔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為人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也中央之人謂君之左右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在會其事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臣主之參可以惠民君雖曰急左右行之威惠遷於下則為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力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實實謂之不肖實不肖謂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啗其主而可以為勞於下用人財力上以啗兼上下以環其私下則擅君之柄下則用人財力上爵制而不可加則為人上者危矣勢既凌君故爵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

而加爵位也制謂前財力之貢而有中人既也中人誣皆以成其私是以人主爵制不加於人失其柄而危矣按以人役上自君役言以自役明以刑役心以刑作言刑作身走也巨言切

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膏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四者一作而上下不知也則國之危可坐而待也神聖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長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質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質主也能通於天道人情者可以為主其不能通但寵者實寵者從此數之因也貴之者可以為從謂臣也言臣主數因此通而立也是故始於患者不與其事親其事者不規其道言初始謀慮而憂患者乃行其事是以為人上者患而不勞也百姓勞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也以力役明謂臣勤力役用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而刑道滔赶滔赶設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進退者主制以主為制令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君臣之道主得制者圖者運運者通通則和圖謂君道也圖而不滯必運固固則信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故執而君以利和君道和臣以節信臣則守節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心成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心正然知得諸己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己既不失於人必不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己反其本也有失於人必修己自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薄賦責如此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己者多故德行立求己多者必進德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不以義輔佐者佐皆得其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則人重主故人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曰分民不同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為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齊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眾農以聽命是

按言庶子為兄弟者雖有才有寵亦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適子爵位尊而亦事適子也

危矣言積姦紛然所以亂中亂曰姦紛然所以亂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相凌故亂也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不相讓則亂也中民亂曰讐

諂謂以智詐讐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故薄也龍言謂生慢恐讐之此其慢也稱述黨偏姦紛

生變此三者或生變君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黨數取其偏順近者而刑殺之如此則黨偏姦紛之變息故內定順

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務順用其務農也則國豐矣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

務鑄文刻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也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十伍以徵既得其

其什五名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既近尚有不便者則加之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必立之官之以其能

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舉而有材能者則授之以官既反其行矣則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

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人不知己也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丹青在淵民知而取之

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人猶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而民之觀也察矣

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

毀譽則己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依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持名

操名去人無不弱也去人無善可稱故弱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日

聖人得地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聖人之聖精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可好我託可惡以來美

名又可得乎我託可惡我雖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且不能為我能也託氣託氣既濁雖令人愛猶毛嫱西施

按以爲不善言人
之觀我甚
明宜可逃
通以爲不
善也
聖人託之
善
按別本注
聖人託之
善
按別本注
聖人託之
善